

《寻情记》，2013横空出世，超赶奇幻巅峰，勇闯探险神坛
揭开佛门宝物神秘面纱，窥视帝王将相私密野史！

舍利

寻情记
6

鬼山僧作点



一语生，一语死，
舍利有情，人有情。夜深人静，扪心自问，
谁是我，我是谁？

贵州出版集团
贵州人民出版社



贵州出版集团
贵州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寻情记 . 6, 舍利 / 鬼山僧著 . -- 贵阳 : 贵州人民出版社 ,
2013.1

ISBN 978-7-221-10751-0

I . ①寻… II . ①鬼… III 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 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007015 号

寻情记 6: 舍利

Xunqingji6 Sheli

作者 鬼山僧

责任编辑 张云端

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邮编 550004

发行热线 : 010-59623775 010-59623767

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

2013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开本 710mm × 1020mm 1/16

字数 246 千字 印张 15

ISBN 978-7-221-10751-0

定价 26.80 元

版权所有 · 翻印必究 未经许可 · 不得转载
如发现图书印刷质量问题, 请与本社联系。

目 录

引 子 / 1

几个人被带进“密室”的时候，都是蓬头垢面的样子。东仔嘴里还叼着一个已经烧完的烟蒂，黝黑的皮肤暴露在空气中。

第一章 无计划的旅行 / 4

老爹从那男人手里接过来，擦了擦玉面，却发现那红点还在。对着台灯光照了照才发现，原来那些红点早已经渗透进了玉里头。

第二章 丢失的舍利子 / 17

一颗玻璃球大小的珠子镶嵌在观音的额头上，深红的珠子在台灯下似乎被镀了一层淡淡的蜜色，又似乎是本来就有的。

第三章 病房里的老祭司 / 34

果然，两个人抬头的时候就看到南子悄悄把嘴里的药丸吐出来，放在手里用指头碾碎了。护士看着每个人把药吞下去，二话没说推着车走出了房间。

第四章 草原上的巫医 / 50

老赵脸孔白得像是一张纸，整个人僵硬地平躺在草地上，他的手里握着一把刀，刀上没有血。

第五章 阿九的死 / 63

东仔怕再踢到坛子，又往一边小心地挪了几步，忽然看到坛子里爬出来一条小虫，同先前咬伤阿九的那条小虫一模一样，肚子上发着绿光，却是一动不动地卧在水滩上，像是已经僵死了。

第六章 挞挞部落的诅咒 / 76

白天太阳毒辣，小伙子们被活生生吊在枯树下暴晒，夜里又被泡在湖水里面，很多人受不了折磨，都硬生生一头栽进湖里做个了断。

第七章 无尽头的小树林 / 84

西岛和北野坐在床边研究地图，此时的他们同迷路的人没有任何区别。之前一路走来，都是靠着花生和达瓦嘉措带路，现在要凭他们自己的力量往前行，却是没有了任何头绪。

第八章 瘴气圈 / 97

那藏獒毛色油亮，正躺在地上，嘴角边有些黏糊糊的唾沫。要不是死相难看，北野根本不敢相信它已经一命呜呼了。

第九章 地下密道 / 106

他捧住雕像尝试着转转，忽然听到咔嚓一声，雕像边上的一面木头墙“吱呀”一声，转出一个四十度，正好供一人通过。

第十章 合 作 / 116

他伸手想去揉脑勺，却无意中摸到了一串冷冰冰的东西，落在手指上那串冰冰凉凉的东西像是佛珠项链之类，北野还想仔细摸摸，竟是被一只大手捏住了手指头。

第十一章 潜 水 / 129

南子看他脸红，更加起了逗弄的心思，冰冷的手指有意无意般划过他的脸，西岛起先还是一副羞涩的样子，被碰的次数多了，也觉出了怪异。

第十二章 丢失的食物 / 141

等游近了些，他们发现草丛里似乎倒着一个残破的法器，那法器是半个金刚铃，同老爹在成都买下的那一件有点像。不对，根本不是有点像，分明就是同一件。

第十三章 相 片 / 148

有一张照片放在最显眼处，照片上是老爹和一个外国女人的合照，典型的法国美女，看五官和西岛有点像。

第十四章 老爹的身份 / 159

可是老爹的眼睛并没有任何能够出卖他的信息，相反的是真诚，从来没有过的真诚。东仔有些摸不着头脑，到底是老爹太会演，还是他压根就没有做过？

第十五章 祭 奠 / 171

西岛觉得自己陷入了一张大网里面，大网是用千丝万缕编织而起的，他越是反抗挣扎，大网就把他拉扯得越紧，到最后千丝万缕紧紧包裹，他连反抗的力气也没有。

第十六章 刨 坟 / 184

几十年下来风水雨打，墓碑下的土应该早已经结成紧实的泥块才对，不该是这样松松垮垮的样子。很明显，这里的土应该是在近期被人刨松的。

第十七章 返 乡 / 197

那人看着不像是本地人，带着不知道是哪个民族的口音，皮肤粗糙得像是海绵。达瓦嘉措身边来来去去就是那几个人，而眼前这个人却是从来没有见过。

第十八章 一场戏 / 207

她觉得不可思议，达古想要带走他们，他们几个自然会配合，没必要把他们迷晕了才带走。看样子达古并非想要他们配合那样简单，南子狠狠提了一口气，迫使自己保持清醒状态。

第十九章 应 咒 / 219

跑到悬崖峭壁边的时候，的确看到几个祭司在山边张望，因为崖壁太高，没有人敢下去。祭司们用当地话小声嘀咕了几句，大概是确信老爹已经死了，就一道离开了。

引 子

几个人被带进“密室”的时候，都是蓬头垢面的样子。东仔嘴里还叼着一个已经烧完的烟蒂，黝黑的皮肤暴露在空气中。三个男人的上衣都被脱得干干净净，只有南子穿着一件过膝盖的吊带背心，冷得瑟瑟发抖。

密室里的空调开得很低，冷气口正好对着东仔直吹。东仔被冷气吹醒，难受地吸了吸鼻子，把嘴里的烟蒂一口吐掉，仰起脖子就对着戳在天花板上的摄像头大骂：“有本事就出来露个脸，别在老子背后做些偷鸡摸狗的事，大半夜的带我们来这个鬼地方寻开心。”

除了东仔和南子，另外两人都像是被人下了迷药似的，恹恹地耷着脑袋，两只胳膊被几个穿黑衬衫的人拽着。东仔甩脱开拽在自己胳膊上的两只大手，破口大骂：“老子最恶心有人在背后耍花腔，干脆出来露个脸，死也要让我们四个死得明白。”

一句话刚说完，东仔发出一声凄厉的惨叫，像是被谁刺了心脏似的，凄惨的声音在房间里回荡了好一阵子。一个针头戳进东仔的后背，拿针头的人用力一推，东仔又是一声惨叫，紧接着却是咬紧了牙关，两腿不停地打战，竟是不肯发出半点声音来。

过了没多久，东仔便闷哼了一声，垂下脑袋去了。

南子喊了声“东仔”，又扭头看看不省人事的西岛和北野，强撑着不敢哭出声来。她抬头看了看戳在天花板上的摄像头，就在这时候，不知道从哪里传出一个男声：“把屏幕打开，让他们死个明白。”

南子面前正放着一台二十一寸大的电视机，屏幕里闪着雪花点，过了几秒钟，终于出现了画面。一个男人坐在椅子上，那男人只露了下面半张脸。下巴上光秃秃的，没有一点胡楂子，鼻子上落了一颗黑痣。

那男人的下半张脸很熟悉，只是南子一点也想不起来在哪里见过了。她抬腿往那屏幕上蹬了一脚，骂道：“你存心戏弄我们呢，露半张脸，我怎么知道你是谁。”

那男人动了动嘴皮子：“往上移一点。”

屏幕里，那男人终于露出了整个鼻子，就在刚要露出眼睛的时候，画面却又戛然而止了。南子看着他鼻子上的伤，猛地吸了口凉气，心里头咚咚地打鼓，突然间惊惧地咬紧嘴唇。

那男人又动了动嘴皮子，屏幕忽然一暗，密室的门从外头开了一隙，终于漏进一些光。

南子扭头看去，一个五十岁上下的男人被人拽着衣裳拖进来。送他进来的人把他往地上一推，随手扯掉了贴在窗户上的纸。密室里终于亮堂起来，那倒在地上的男人在月光下显得十分不安。南子叫了声“老爹”，终于急得哭出声音来，拼命挣扎着想要扑向他。

老爹身上落满了伤，白色的T恤衫已经被血染得东一块西一簇，嘴角淌着血。他抬起眼睛看了看南子，想要说点什么，却发不出声音来。南子朝摄像头哭嚷：“你们到底想干什么？”

“不想干什么，就是想看看你们几个的裸体，上一次你们侥幸逃走了，这次可没那么容易了。”话音刚落，架住西岛他们几个的黑衬衫男人开始给他们剥裤子。压住南子的那两个男人也开始不安分地撩她的裙子，南子急得乱踢腿，有几脚正好踢在两个男人的要害处，他们也不恼，只管把手往她的裙子里探。

就在南子挣扎无果的时候，左边那个男人忽然发出一声痛呼，那声音的凄惨程度几乎赛过了东仔。南子下意识回头，就看到西岛有气无力地垂着脑袋，眼睛却是出奇地亮，他手里握着一把小匕首，不知道那把小匕首

是从哪里来的，匕首尖处还滴着血。他用尽力气抬起头看了看四周，嘴里喃喃出三个字：“加油站。”

南子还没来得及说什么，不知道是谁拿砖头将西岛扣晕了。

第一章 无计划的旅行

“一个人处于极度不寻常的情况下会做出令常人不可思议的事，拿一句话来形容，兔子急了也是会咬人的……”一个谢了顶的老教授正在大屏幕前唾沫横飞，底下忽然发出一声扳机被扣动的声音。

咔！声音很轻，但老教授还是听到了，摘了老花眼镜走下来，快步走到最后一排座位前，站到北野身边问：“哪里来的枪？”

坐在前排的人听到教室里有枪都很兴奋，齐刷刷转过头来看着独自一人坐在角落里的北野。

北野穿着一件黑色的皮大衣，新染的棕色头发，发梢微微卷起，十足的古惑仔扮相，不过样子却是干干净净的。他抿了抿嘴，慢悠悠扔了手里的手帕，从抽屉里抽出一把左轮放到老教授手里，笑道：“有钱还怕买不到好东西？这把枪借您玩两天吧，别弄丢了。”

冰凉的枪壳子覆在老教授手上，枪身很重，一看就是好货。老教授看着手上的左轮，面色发白，不知道是被北野吓的还是气的，肩膀一个劲儿在抖。

北野把桌上的书胡乱塞进包里，拍了拍新买的鸭舌帽戴在头上，说道：“您既然喜欢，就留着吧，不是什么好东西，三百块钱买来的地摊货。”

说到这里的时候，北野的脸上露出一副得意的神色，眯起眼睛把一袋塑料子弹塞进老教授的口袋里，“这个也送你了，拿回去好好玩，我可只有这么多了。”

老教授看到那包塑料子弹，脸更白了，讷讷地托着枪吹胡子。北野压低了鸭舌帽，把鼓鼓囊囊的登山包扔出窗外，然后纵身一跳，又把头伸进来：“对了，接下来一个月的课我无福享受了，别太想我哦。”

他抛了一个飞吻，却不是抛给老教授的，而是坐在对面角落里一个面容白净的男生，那男生遮眉的黑色头发，中间有几束挑染成紫色，一侧刘海盖住左眼角，格子衬衫下面配着一条大口袋的哈伦裤。

北野敲了敲窗，吹着口哨说：“西岛，桥头见。”

老教手把手里的玩具枪往桌上猛地一拍，走到西岛身边，还没来得及说话，西岛已经背起橘色的登山包，从哈伦裤里摸出一张请假条塞进老教授的衬衣口袋里：“三十一天后见。”

北野跑到桥上的时候，只有稀稀朗朗的几个路人，同他约好的两个人——南子和东仔还没到。西岛那傻小子估计是被学校里那些疯狂的小女生给缠住了，到现在也不见人影。他往学校的方向望了望，卷起裤脚从桥栏上往下一跳，不偏不倚落到桥洞边。几个路人见有人从桥上跳下去，都探头来看。

敢情是被人当成要跳河自杀了，这条河都干得快要成沙漠了，就算想死也死不了。

北野对那些看热闹的人表示鄙夷，缩头缩脑钻进了桥洞里，桥下的水早已经干涸了，只有一丛丛杂草盖住河泥。

有个光头正准备跳下去救人，打算来个英雄救英雄，谁知却被后面伸来的一双大手拉住了后衣领子：“看什么看，我兄弟不过是丢了送给他女人的戒指，都给我散了。”

那光头不过二十四五岁的年纪，却是长着一副既沧桑又稳重的面容，像是在黑道上摸爬滚打了好几年似的。光头肃着面色抓开他的手，站到桥栏的另一侧，却是不肯走，嘴里叼了一支烟，眼神有些古怪，仿佛带着几分探究的意味，正眯起眼上下打量着他。

刚才抓他后衣领的人化名东仔，同北野与西岛都是“三一帮”中的人物，先不说三一帮是做什么营生的，眼下北野跳下桥洞之后便不见了踪影。光头靠在桥栏上探着头四处张望，像是在找北野的身影，东仔再一次提起他的后衣领吼道：“我说散了，没听到吗？赶紧给我走人，别耽误我兄弟找东西。”

光头抖了抖烟灰，又一次抓开东仔的手，他落在东仔腕子上的那只手力道大得惊人，东仔似乎听到了自己骨头被捏碎的声音，他痛得龇牙咧嘴，正要讨饶的时候，不远处一只登山包甩过来，不偏不倚甩在光头的脸上。

光头下意识松开手，东仔得意地朝西岛挥了挥手：“西岛你过来，这里有人欺负你兄弟，你说怎么办。”

西岛还没来得及走过去，光头见了他就像是撞了邪似的，一口吐掉嘴里的烟，慌忙钻进停在桥栏边的越野车呼啸而去。一辆黑色的大奔从桥下迎面而来，桥上本就空旷无人，然而那辆大奔在接近越野车的时候却是猛地按响了喇叭。如果西岛没看错，越野车在大奔前也是忽然停顿了一下。

西岛愣了四五秒，把包捡起来扔给东仔，紧接着跳下了桥栏去找北野。

大奔在东仔跟前停下来，驾驶座一侧的玻璃缓缓降下来，一个西装笔挺的中年男人朝他递了个眼神。东仔对着大奔乌亮的外壳理了理头发，拉开驾驶室后侧的门钻进去。透过内视镜，副驾驶座上一个十九岁上下的女孩子正在朝他笑。她一头笔直的黑发，紫色的T恤衫下面配了一条牛仔热裤，笑起来的时候脸上浮起两个小酒窝。

东仔拿纸巾擦了擦他那只肥胖的手，伸手去握左侧“司机”的手：“老爹，我们是三一帮的人，做保镖这种事最拿手，你找我们那是找对人了。”

老爹笑得很温和：“你们几个我自然信得过，不过让你们跟着去并不是做保镖。”

东仔问：“那找我们去干什么？”

“你们都是行家，找你们去自然是做行家该做的事。”

东仔一听乐了，握住老爹的那只手又紧了紧：“我们三一帮个个都是人才，你放心，南子介绍的人一定不会有问题。”

老爹依旧眯着眼友善地笑，手慢慢抽出来，冲窗外头的两个人招了招手：“不早了，快上车吧！”

北野怀里抱着一个蛇皮袋子，脚上沾满了污泥。西岛跟在后面，面无表情，一双黑亮的眼睛直盯着老爹看，怀着三分戒心。老爹被看得有些不好意思，让东仔开了车门，说道：“东西先收着吧，等我们到了成都再打开。”说着从座位上拉出一个装了钱的牛皮信封甩出了车窗。

南子问：“我们只是陪你去成都捣鼓些东西玩玩，为什么要带枪？”

老爹只是笑了笑，抬眼瞪住内视镜里两个正好奇地扒着蛇皮袋的人，像是在警告他们。北野连忙把蛇皮袋子塞进登山包里。东仔往手上哈了一口气，朝老爹狗腿地笑了几声：“既然路上不让看，那一会儿再看吧。”

西岛弯起嘴角，对东仔的狗腿举动似乎很鄙夷。

车子开了一路，五个人都没有说过一句话，气氛实在有些怪异，就连东仔那碎嘴也乖乖地闭上了，只是手一直没闲下来，时不时去摸北野的登山包，不过始终没有得逞过。直到车子开到郊外的加油站，北野终于有些不耐烦了，一把拍开东仔的手：“别动来动去，万一被人发现了谁负责，这些玩意儿贵得很。”

东仔还要去摸，老爹已经停了车子走下来。南子蹦蹦跳跳地跟着下了车，老爹揽着她的肩膀冲车里的三个人说：“你们留下来照顾好南子，我找个朋友，一个小时以后回来。”说完又把南子推回了车里。

南子噘着嘴不理他，插上耳机听了一会儿音乐，扭头却看到后座上只坐了两个人，西岛不知道去了哪里。北野和东仔还在瞎折腾，南子说了句“无聊”，就自管下车去找老爹了。

那头西岛正悄悄跟着老爹走到加油站的后门，加油站后面有一间休息室，乍一看没什么特别的，但是走近了才发现，那间休息室的窗户都被贴了黑色的卡纸，上面画着各种车的标志，休息室的门是防火的。在加油站里用防火门没什么稀奇的，稀奇的是这门没有锁，进出都靠墙上的密码板，弄得跟银行的密室似的。

不过是个小加油站的休息室，进出居然还用密码锁。

西岛不由自主地联想到两个很拉风的字——老巢。

老爹进去的时候，没有人来开门，是自己按的密码。他按密码的动作

又快又娴熟，看样子这里还真是他的老巢。西岛躲在休息室的侧墙边看他走进去，里面也是黑漆漆的，只有角落里点了一盏灯，一个同样西装笔挺的男人坐在台灯下喝茶。

西岛第一次通过南子认识老爹的时候就觉得这人有些怪，至于哪里奇怪，他倒是说不上来。老爹几乎没什么朋友，成日里同南子腻在一起，看着挺在乎南子，但是却又好像不是那么一回事。

每次出去捣鼓古董的时候，他都把南子一个人扔在旅馆里，只带西岛和北野去看货。有一次在路上遇到几个抢货的“黑子”，老爹只管自己跑路，竟把南子丢给了北野。事后南子追回陕西，老爹只说带着她跑路不安全，所以干脆让北野护送她回去。

还有一点，老爹每次只看法器一类的东西，几乎只是“看”，很少会花钱买下来。他们跟去的几次，老爹倒是买过一两件东西，却是一些很不起眼的法器古董，反倒是那些从古墓里挖出来的贵重物品被老爹说得一文不值，西岛实在很怀疑这人的品位有问题。

这次老爹带他们去成都捣鼓古董竟然买了枪，倒是很让人意外，不知道是要做什么大买卖。

西岛在附近的厕所边走来走去，一直留意着休息室里的动向，直到抽掉了七根烟，休息室的门才从里面被拉开，那个穿西装的男人也跟着老爹一起走出来。

西岛掐灭手里的烟，飞快地躲进厕所里。老爹很自然地对那男人握了握手，回头就看到南子插着耳机走过来问：“原来你在这儿，西岛呢？”

老爹有些紧张地摇了摇头，指着停在车库里的一辆雷克萨斯：“等会儿让东仔开我的车，我们坐李老板的车，家伙我拿出一支留给你防身用，另外三支给他们几个。”

那穿西装的男人和老爹长得有三四分相像，也是个光头。看到他，西岛想起了桥上那个一见他就跑的小光头，仔细回忆，那小光头同眼前这个男人也有几分相像，尤其是那双精明的眼睛，只不过他比老光头多了些痞子腔。

一老一小两个光头看着都不像是好人，这是他们给西岛的第一感觉。他假装刚从厕所里出来，拿纸巾擦着湿漉漉的手。南子见了 he 飞快地跑上

去：“北野和东仔一辆车，我们四个人一辆车，怎么样？”

老爹正要反对，西岛已经冲南子点头：“也好，那两人凑一块儿就是五百只麻雀，我嫌烦。”

老光头摸了摸下巴，犹豫道：“四个人是不是挤了点，三个人一辆车刚刚好。”

老爹点了点头，西岛却说：“我留着保护南子。”

老爹还没来得及说什么，南子已经拉着他走到老光头的车子边：“一点也不挤，每次有西岛在，老爹才放心我呢。”

老光头眯起眼睛瞅了瞅西岛，又看了老爹一眼，见他不再反对，只能开了车门。西岛钻进副驾驶座，老光头犹豫了几秒钟才上车，对坐在驾驶座上的老爹说：“去成都找我算是找对人了，成都古玩街上的人见了我刀疤赖，哪个不卖我七分面子。”

这人说得没错，以老爹的品位也只配去古玩街淘些便宜货了吧，西岛勾了勾嘴角，不屑地扭过头盯着那人脖子上那道狰狞的刀疤看了一会儿，原来眼前这人就是黑白两道通吃的刀疤赖。听说刀疤赖是个极难缠的人物，此人专门在成都古玩街里淘货，看上了好货又不肯花重金，通常都是半骗半抢地弄到手。这头低价入手，那头又以高价转手出去，来回捣鼓的利润高达几十倍。

他在这一行的名声已经比裹脚布还臭，没想到老爹居然还肯请他来帮忙，估计是因为出场费够便宜。

不过说实话，这也算是臭味相投了。老爹干的差不多也是这个行当，只是没有刀疤赖那么黑心，最多不过三四倍的利润罢了。不过近几次老爹似乎得罪了人，要不就是运气不大好，每次淘到的货还没来得及转手，就被黑子们抢了去，好几次还差点丢了性命。

想到这里，老爹专淘三等货的事倒也想得通了，反正黑子会抢，倒不如淘一些损失小的。如果遇上不懂行情的肯入手，还能多赚几倍的差价。

西岛嚼着口香糖，从内视镜里偷偷看了一眼靠在老爹怀里的南子，只觉得心里堵得慌。刀疤赖刚发动车子，西岛忽然抓住他的手：“我来开车。”

刀疤赖也不多说什么，乖乖地下来同他换了座位。

西岛把内视镜偏向刀疤赖那一侧，踩下油门溜出了加油站。东仔加满

了油也猛踩油门跟在雷克萨斯后头，探了半个脑袋出来问：“去哪儿？”

刀疤赖说：“去成都古街，你带路。”之后眼睛一抬，贼兮兮地看着内视镜里的南子。

南子趴在椅子背上拍了拍刀疤赖的脑壳：“别瞟来瞟去的，当心长针眼啊。哎，我说你们这些专门投机倒把的人，穿什么西装啊，看着就别扭。”

刀疤赖故意抹了一把后脑，其实想要去摸她的手：“这不是听说老爹带了个美女，加点印象分嘛。”他朝老爹笑笑，“你说是吧。”

老爹笑着把南子按回座位上，对东仔说：“先开到成都境内再说。”

东仔愣了一会儿，看到南子朝他眨眼睛，才把车拐到他们前面去带路。东仔的老家就在成都，所以对他来说去古玩街早已是熟门熟路了。

两辆车一前一后差不多开了三个多小时才到成都境内，东仔一路上都在同人打招呼，有时候停下车来顺两个梨，有时候摇下车窗去顺一根烟。街上人多，他们的车速几乎比走路还慢，偏偏东仔还磨叽个没完。西岛不耐烦地按喇叭，老爹从南子口袋里摸出了手机递给他，说道：“打电话给东仔，让他别往前开了，就停在源心饭店门口。”

西岛装作没听到，一路往古玩街的方向开。刀疤赖见他还要再往前开，快速蹬开西岛踩在油门上的那只脚，然后去踩刹车。西岛身手快，他还没来得及踩上去，又被西岛一脚踹开。车子刚拐过第一个街口，一辆吉普车从另一个巷子口滑出来，挡住了西岛的去路。

车上走下来一个戴眼镜的男人，斯斯文文的样子，一下车就对刀疤赖笑：“老远就看到你们在车里了，我以为你们会停下来，没想到准备去古玩街淘货呢。”那人外表看着像是斯文人，不过西岛一眼就看到了他手臂上深深浅浅的伤疤，八成又是个在黑路上混的。西岛急打了方向盘准备绕过他，刀疤赖狠狠踩住刹车，然后推开了副驾驶室的门：“我们住源心饭店，十五分钟以后你把人和货带过去。”

那人道：“第一次过来，不认路。”

刀疤赖无奈地笑笑：“那成，我等会儿带你过去。”

东仔看到他们被吉普车堵在了巷子口，又掉头折回来，端了一口成都话问：“咋个了，为啥不朝前开了？”

南子看看老爹，又看看堵在路口的那个男人，估计那人就是这次给老